文 学 研 究

《毛诗序》作者略说

傅　刚

(北京大学 中文系,北京 100871)

摘　要:《诗序》的作者,有孔子、子夏、毛公合作、国史、卫宏、诗人自制诸说,卫宏一说影响尤其大。但经过有关经、史材料的搜辑排比,则可以发现卫宏和国史之说皆不可信。对于前人所说的续序,也应该具体看待,有些被认为是续序的,其实在《毛传》中已有相应的文字,所以不一定都是出于后人所增。

关键词:《毛诗序》;《诗经》;卫宏

中图分类号:I 206.2　　**文献标识码**:A　　**文章编号**:1000-5919(2016)02-0091-08

《诗序》,是指《诗经》各篇揭明题旨的文字。诗三百五篇,各篇皆有序,唯《关雎》之前序,文字较长,且用来阐发关于诗、志、情的关系,及论诗的政治作用等,与《关雎》没有直接的关系,所以后人一般将这段文字中,自开头的"《关雎》,后妃之德也"至"用之邦国焉"为小序,自"风,风也,教也"至"诗者志之所之也"至末句"是《关雎》之义也"为大序。又郑玄《诗谱》说《关雎》为大序,《葛覃》以下为小序。关于《诗序》的起讫,自汉代以来,诸说纷纭,比如朱熹就以为大序当从"诗者,志之所之也"至"诗之至也",至于开头的"《关雎》,后妃之德也"至"风以动之,教以化之"以及这整段文字的末尾部分"然则《关雎》《麟趾》之化"至"是《关雎》之义也"都是小序。这等于说小序分别取这段文字的开头和结尾两小段有关《关雎》的讨论,大序取这段文字的中间部分。但据《经典释文》,说旧说以为自开头的"《关雎》,后妃之德也"至"用之邦国焉"为序,自"风,风也"至末为大序。

后儒对《诗序》讨论很多,认识亦不同,遂又生出诸多新名称,如大序、小序、前序、后序、古序、续序、首序、下序等八种。除了上述我们介绍的旧说大、小序概念和范围以外,后人又重新发明出大、小序的概念,如认为《诗经》中各篇的序,并不全是子夏所作,首句之发端一二语可视为子夏作,是《诗》之小序,以下则是后人续申之词,则是大序①。首句发端一二语为子夏作,据南朝沈重说,此说肇端于郑玄《诗谱》。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引沈重说:"案郑《诗谱》意,《大序》是子夏作,《小序》是子夏、毛公合作,卜商意有不尽,毛更足成之。"②然读孔颖达所引《诗谱》,郑玄未言《序》为谁作,故清人陈澧《东塾读书记》说沈重之说不知所据。沈重南朝人,或南朝时所传《诗谱》有此意?不过,据沈重之意,已经认识到《诗序》不尽为子夏作,后人有续序之。清人陈澧《东塾读书记·诗》说:"《仪礼·乡饮酒礼》,贾疏以《南陔》'孝子相戒以养'之类,是子夏《序》文,其下云'有其义而亡其辞',是毛公续序,与沈重足成之说同。今读《小序》,显有续作之迹,如《载驰》序云:'许穆夫人作也。闵其宗国颠覆,自伤不能救也。'此已说其事矣。又云:'卫懿公为狄人所灭,国人分散,露于漕邑,许穆夫人闵卫之亡,伤许之小,力不能救,思归唁其兄,又义不得,故赋是诗也。'此以上文三句简略,故复说其事,显然是续

收稿日期:2015-11-20

作者简介:傅刚,男,江苏睢宁人,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。

① 范处义《诗补传·明序》:"《小序》之下,皆《大序》也。"《通志堂经解》本,扬州:广陵书社 2007 年影印版。

② 此说为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据,谓:"以为《大序》子夏作,《小序》子夏毛公合作者,郑玄《诗谱》也。"(北京:中华书局 1983 年版,第 119 页)

也。《有女同车序》云:‘刺忽也。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。’此已说其事矣。又云:‘太子忽尝有功于齐,齐侯请妻之,齐女贤而不取,卒以无大国之助,至于见逐,故国人刺之。’此以上文二句简略,故亦复说其事,显然是续也。郑君虽无说,读自明耳。”陈澧推阐续序之说备详亦甚有理,可以证成首序、续序之说。

后人谓首序之说起于唐人成伯玙,实则郑玄、沈重已发其端,唯成伯玙著书立说,俨然发明,首序、续序因以为时人所关注。成伯玙此说对宋儒影响很大,遂据此发明出古序、续序等新说。姚际恒《伪书通考·诗序》说:“世以发端一二语谓之《小序》,以其少也;以下续申者,谓之《大序》,以其多也。又有以《小序》为古序、前序,《大序》为后序,今皆从之。《郑谱》所谓《大序》,今所谓《小序》也;所谓《小序》,今所谓《大序》也。今不用其说。”按,古序说倡自程大昌,其《诗论》十说:“凡《诗》发序两语,如《关雎》后妃之德也,世人之谓小序者,古序也。”程大昌以为,今传《诗序》,子夏所作古序与卫宏所作序混并无别,然而可以考出。他说:“凡诗发序两语,如‘《关雎》,后妃之德也’,世人谓之小序者,古序也;两语以外,续而申之,世谓大序者,宏语也。”范处义则将此称为小序、大序,他说:“诗有小序,有大序。小序一言,国史记作诗者之本义也;小序之下皆大序也,亦国史之所述。”关于《诗序》的不同说法,可参看张西堂《诗经六论》①。

一、卫宏所作说讨论

《诗序》的作者,有孔子、子夏、毛公合作、国史、卫宏、诗人自制诸说。《经典释文》说:“沈重云:按郑《诗谱》意,《大序》是子夏作,《小序》是子夏、毛公合作。卜商意有不尽,毛更足成之。”这是陆德明据沈重引述郑玄的意见,南朝萧统编《文选》,收录《毛诗序》,即署卜子夏之名,当是接受郑玄的意见。又《孔子家语》卷九有“子夏习于《诗》能通于义”的说法,魏王肃注说:“子夏所序诗义,今之《毛诗序》是。”前人谓《家语》是伪书,但王肃是魏人,略晚于郑玄,是知至少汉末已有子夏作《序》的说法。关于孔子,则是宋人程颐的说法。《经义考》卷九十九引程子说:“《诗大序》,其文似系辞,其义非子夏所能言也。分明是圣人作此以教学者。盖夫子虑后世之不知诗也,故序《关雎》以示之,学诗而不求序,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。”这是以孔子作《大序》。王得臣以为《诗序》非出于子夏,“圣人删次风、雅、颂,其曰美、曰刺、曰恶、曰规、曰诲、曰诱、曰惧之类,盖出于孔子,非门子所能与也。若‘《关雎》后妃之德也’‘《葛覃》后妃之本也’,此一句,孔子所题,其下乃毛公发明之。”蔡卞曰:“作《序》者,不知自于何人,然非深通于法言,莫之能为也。或以为子夏、卫宏之所为,则疑其不能为也。”孔子说《诗》,证据显然,虽未明言其作《序》,但自先秦以来文献颇有与《序》相合者。即当代所出战国时楚竹书《孔子诗论》,亦与《序》多合。故若说《诗序》传自孔子,不能说全无依据。但如宋人仅据《诗序》题旨宏远,非圣人不能为,显然证据不足。且汉儒不言孔子,宋人何可凭文辞而定孔子? 不过,这一问题涉及颇广,需专题讨讨论。本文仅就卫宏作《序》以及国史作《序》两说加以探讨,盖卫宏一说影响甚大,此问题不解决,则无从谈《诗序》是否产生于汉之前。

关于卫宏,本出自《后汉书》。《后汉书》曰:“宏从曼卿受学,因作《毛诗序》,善得风雅之旨,故今传于世。”卫宏作《序》之说,后人信之者不少,宋叶梦得说:“宏诗序有专取诸书之文而为之者,有杂取诸书所说而重复互见者,有委曲宛转附经而成其书者。”其举例有:《诗序》称六义,全出《周官》;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一段,全出《礼记》;成王未知周公之志,公乃为诗以遗王,全出《金縢》;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,文公恶之而欲远之不能之事,全出《左传》;微子至于戴公,其间礼乐废坏,其文全出于《国语》;古者长民,衣服不贰,从容有常,以齐其民,其文全出于《公孙尼子》。叶氏因说:“则《诗序》之作,实在数书既传之后明矣。”此叶氏所谓“专取诸书而为之者”。至杂取诸书所说而重复互见者,如《载驰》之诗,

① 张西堂:《诗经六论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。

许穆夫人作也,闵其宗国颠覆矣;《丝衣》之诗,卫懿公为狄人所灭,既曰:“绎宾诗矣”,又曰:“灵星之尸”,叶氏谓:“此盖众说并传,卫氏得善辞美意,并录而不忍弃。”至所谓“委曲宛转附经而成其书者”,如《驺虞》,先言人伦既正,朝廷既治,天下纯被文王之化,而复继之以蒐田以时,仁如驺虞,则王道成;又如《行苇》,先言周家忠厚,仁及草木,然后继之以内睦九族,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。叶氏并称:“汉世文章,未有引《诗序》者。”

同样赞成卫宏作序的,还有郑樵。郑樵《六经奥论》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意见,他说:“今观其书,所释《鸱鸮》与《金縢》合,释《北山》《烝民》与《孟子》合,释《昊天有成命》与《国语》合,释《硕人》《清人》《皇矣》《黄鸟》与《左氏》合,而序《由庚》六篇,与《仪礼》合,当毛公之时,《左氏传》未出,《孟子》《国语》《仪礼》未甚行,而毛氏之说先与之合,不谓之源流子夏可乎?”郑樵此论在于说明《毛传》渊源有自,认为《毛传》传自子夏的说法是可信的。但他论《毛传》源于子夏,却又认为《序》出卫宏,试想《诗》家传授,若无《序》,如何总括全诗?汉代经学学习有门派、有家法,《毛诗》兴于河间王时,又于平帝时立为博士学,由西汉至东汉卫宏时,流行一百五十多年,《诗》若无序,如何传授讲解?又师有定说,汉代家法不容后学者随意更改,卫宏如何可以每篇重新制《序》?即从叶梦得所引据看,《尚书》《国语》在先秦已经流行,《诗序》与之相同,正说明《诗序》产生之早。至于《左传》,汉初张仓、贾谊皆为传人,足证《左传》在先秦时即已流行,《诗序》未必不能产于先秦时。与叶梦得的论证方法相同,范处义《诗补传》则引孔子之说及《左传》《尚书》相关篇目与《序》相合,论证《诗序》产生在先秦时。他又引证两个特例说明卫宏不可能作序。《诗补传·明序篇》说:“《假乐》之《序》曰:‘嘉成王也。’经文初无‘嘉’之一字,而子思、《中庸》《左氏传》皆以‘假乐’为‘嘉乐’,岂尝见今之《诗序》耶?《六月》之《序》,《由庚》之后,继以《南有嘉鱼》,《崇丘》之后继以《南山有台》,皆古诗之次第也,今亡诗之篇次,乃合《由庚》《崇丘》《由仪》为一,此秦火之后,经生为之也。使《六月》之《序》,果作于毛、卫之徒,则二人者,皆生于秦火之后,当如亡诗之次第矣!且其诗既亡,其次既乱,毛、卫之徒,何由知古诗之次第、为《六月》之《序》哉?”这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,且不论毛公,若卫宏作《序》,只能据汉以后流行之《诗》序《由庚》《南有嘉鱼》等篇次第,而不可能知秦火以前《诗》之次第。

《毛序》出自卫宏,后人往往相信,这是因为自宋儒疑《序》以后,世人对《序》所解《诗》之义表示怀疑,遂不信子夏之说,亦不信毛公之说,卫宏是《序》作者中时代最晚出者,又有《后汉书》作证,故宁信晚出,而不愿信其来有自。其实诚如范家相《诗渖》卷三说:“《毛序》行于新莽之世,去敬仲已百数十年,立之学官,流传天下久矣。然敬仲以一人之私见,起而更益之,其谁肯信?且汉时最重师傅……宏乌能明目张胆以作伪哉?况毛公本古序以作《传》,使宏伪《序》,宁不与《传》相左?……康成与宏略相先后,岂有不知?而以宏之言为子夏之言者,其理甚明。予谓宏与贾徽同受业于曼卿之门,使宏作伪,徽等岂肯听之?”《毛诗》虽晚出,也不至于要到东汉卫宏时才有序,此前若无序,经师如何向学生讲授?故朱彝尊《诗论》说:“论者多谓序作于卫宏,夫《毛诗》虽后出,亦在汉武帝时,诗必有序而后可授受,韩、鲁皆有序,《毛诗》独无序,直至东汉之世,俟(卫)宏之序以为序乎?”《诗三百》,类分风、雅、颂,风则有十五国风,各篇题旨不同,经师不言题旨,仅论训诂,然则一篇之诗到底讲什么,学生终堕云雾之中。且《诗》与《书》不同,《书》言事明覈,无序亦不妨理解其理义。《诗》则不同,《诗》以写情志为主,多用比兴,如非历代经师传授,则如何知道其题旨?故马端临说:“《书》序可废而《诗》序不可废。”为什么呢?他说:“就《诗》而论之,《雅》《颂》之序可废,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。何也?《书》直陈其事而已,序者,后人之作,藉令其深得经意,亦不过能发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,不作可也。《诗》则异于《书》矣。然《雅》《颂》之作,其辞易知,其意易明,故读《文王》者,深味‘文王在上’以下之七章,则‘文王受命作周’之语赘矣。读《清庙》者,深味‘于穆清庙’之一章,则‘祀文王’之语赘矣。盖作者之意已明,则序者之辞可略而敷衍附会之间。一语稍烦,则只见其赘疣而已。至于读《国风》诸篇,而后知《诗》之不可无序,而序之有功

《于》诗也。盖《风》之为体,比兴之辞多于叙述,风谕之意浮于指斥,盖有反覆咏叹,联章累句而无一言叙作之意者。而叙者乃一言以蔽之曰为某事也,苟非其传授之有源,探索之无舛,则孰能预料当时指意之所归,以示千载乎?”①马端临此言极有道理,盖以常理推,与古事无不合矣。《诗》,尤其是《国风》,多用比兴,且诗中本辞多写男女之情,如非自春秋以来经师递相传授,何人可以知《关雎》乃美后妃之德、《葛覃》写后妃之本? 自《毛诗》问世到东汉卫宏,相去亦一百余年,其间经师讲授,若无《诗序》,如何概括题旨? 且《诗序》与《毛传》多相合处,可视为毛公据师说之序而作传,若本无序,毛公凭何为《诗》作传而均合《序》意? 即如《关雎》首句,《毛传》说:“后妃说乐君子之德,无不和谐,又不淫其色,慎固幽深,若关雎之有别焉,然后可以风化天下。夫妇有别则父子亲,父子亲则君臣敬,君臣敬则朝廷正,朝廷正则王化成。”《毛传》此解与《关雎》小序及大序皆密合无间,若毛公之前无序,毛公据何解《关雎》与后妃之德有关? 亦据何而由《关雎》称风化? 又如《郑风·将仲子》,据文辞,所谓女子拒绝情人之诗,《毛传》解“仲子”曰“祭仲”,《正义》说:“祭仲数谏庄公,庄公不能用之,反请于仲子兮,汝当无踰越我居之里垣,无损折我所树之杞木,以喻无干犯我之亲戚,无伤害我之兄弟。段将为害,我岂敢爱之而不诛与? 但畏我父母也。”是《毛传》注“仲子”,明谓此诗写庄公与叔段之事,此正与《序》言:“《将仲子》,刺庄公也。不胜其母,以害其弟,弟叔失道而公弗制,祭仲谏而公弗听,小不忍以致大乱焉”相合,若毛公不见此《序》,如何便注“仲子”为“祭仲”? 且全诗三章,仅此首句注祭仲,其余各章、各句不再引史事,若无此序,《毛传》突兀注一“祭仲”,到底要说明什么事呢? 正是毛公见此序已经明言诗义,故不再赘辞,可见《序》出于毛公之前。此其一;其二,《毛传》与《序》多合,则《诗》之题旨何待东汉卫宏出始定《序》? 其三,《毛传》亦有与《序》不合者,卫宏是东汉人,传习《毛诗》,信守家法,其作《序》为何会与《毛传》相左? 理不必如此。前引叶梦得说《序》之言皆出先秦诸书流行之后,以证《序》为卫宏所作无疑,我们认为他是孤立地看待材料,而没有考虑汉代经学教学的特点。又不仅于此,如据范处义《诗补传·明序》②说,《序》多有与古书尽合且有补之者,如《春秋》止书狄入卫,不云灭,《诗序》则云灭;《春秋》止言城楚丘,不言封,《诗序》则言齐桓公救而封之;《春秋》不书曲沃伯为晋侯,《诗序》则曰美武公始并晋国;《春秋》不书僖公修泮宫,《诗序》则曰僖公能修泮宫。如此古事,《左传》不记,东汉卫宏据何而能知其详? 故是毛公世传师说,能补《左传》不书之事。而后人则断无可能凿空作《序》。叶适《习学记言》卷六《诗序·周南召南至豳》说:“欲尽去本《序》,自为之说,失诗意愈远矣。”自毛公以迄卫宏,若《毛诗》本无序,各家自为之说,何能长久保持一家之法而不变? 若各自为说,《诗》之旨自难与古书相合,亦当如今人读《诗》,尽按文辞而可断《风》诗多为男女情爱,何能保持一贯,维持教化之说?

再据前代文献著录考订,亦可证《序》出卫宏之前。据《汉志》,《毛诗》较三家诗独多一卷,则是以《序》为一卷故。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四《伏生尚书二十篇说》称:“《诗》《书》之有序,或别为一卷,或分冠篇首。”《毛诗》二十九卷者,“此盖以《序》别为一卷,次于二十八卷之后者也”③。然则卫宏作《序》之说,实如《韩诗》之薛汉父子《章句》,在《韩诗》传授过程中据有重要地位,而其《诗》仍是《韩诗》,未可称“薛诗”。又薛汉弟子杜抚,“定《韩诗章句》,建初中为公车令,数月卒官。其所作《诗题约义通》,学者传之曰‘杜君注’”④。仍不能取代《韩诗》及《薛君章句》。黄以周《经说略》一《论诗序》说:“《郑笺·十月之交

① 《经义考》卷九十九引,光绪二十三年浙江书局刊本。又刘知幾《史通》说:“《书》列典、谟,《诗》含比兴,若不先序,其意难以曲得其情,故每篇有序,敷畅厥义。”是据教学原理论《书》亦须有《序》。

② 《通志堂经解》本,第 8 册,第 7—8 页。

③ 《四部备要》本。

④ 《后汉书·儒林·杜抚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 1965 年版,第 2573 页。

序》云:‘刺幽王,当言刺厉王。作《诂训传》时,移其篇第,因改之耳。’《郑志》云:‘《丝衣》序,高子之言,非毛公后人著之。’据此,《诗序》在毛公之前,其传已久,而卫宏晚出,其《诗序》岂毛公所及见乎? 抑郑君与卫宏时代不甚远,岂卫宏作《序》,郑君有不及知而妄为斯说乎? 且范《书》言宏作《序》,别为之《序》耳,非今之《诗序》也。是犹郑君序《易》,非即《十翼》之《序卦》、马融《书序》,非即古《百篇序》也(原注:郑君序《易》,见《世说·文学篇》注,马氏《书序》,见《书·泰誓》正义)。则谓《诗序》作自卫宏者,尤不可信矣。”①黄以周所言甚有道理,卫宏作《序》,当非《毛诗序》。或以为所谓卫宏作《序》,其实是指卫宏记毛公之后各家诗说。苏辙《诗集传》卷一说:“孔子之叙《书》也,举其所为作《书》之故,其赞《易》也,发其可以推《易》之端,未尝详言之也。非不能详,以为详之则隘,是以常举其略以待学者自推之,故其言曰:‘仁者见之谓之仁,智者见之谓之智。’夫唯不详,故学者有以推而自得之。今《毛诗》之叙,何其详之甚也! 世传以为出于子夏,予窃疑之。子夏尝言《诗》于仲尼,仲尼称之,故后世之为《诗》者,附之要之,岂必子夏为之? 其亦出于孔子,或弟子之知《诗》者欤? 然其诚出于孔氏也,则不若是详矣。孔子删《诗》而取《三百五篇》,今其亡者六焉。《诗》之叙未尝详也,《诗》之亡者,经师不得见矣,虽欲详之而无由,其存者将以解之,故从而附益之,以自信其说。是以其言,时有反复烦重,类非一人之词者。凡此,皆毛氏之学,而卫宏之所集录也。”苏辙以孔子、子夏教《诗》,不能如《毛序》之详发问,故以为今传之《序》乃毛氏之学,卫宏集而录之。苏辙并不主卫宏作“序”,但谓其总集毛氏之学,且据孔子之教不能详而生疑,有一定道理。这个说法其实从《隋书·经籍志》“先儒相承,谓《毛诗叙》子夏所创,毛公及卫敬仲又加润益”之说而来,但排除掉子夏作《序》的说法,而取卫宏润益之说。对于苏辙这个观点,曹粹中又据而论证说:“《毛传》初行之时,犹未有《序》也,意毛公既托之子夏,其后门人互相传授,各记其师说,至宏而遂著之。后人又复增加,殆非成于一人之手,则或以为子夏,或以为毛公,或以为卫宏,其势然也。”曹粹中以为子夏不作《序》,且称《毛诗》初行时无《序》,此说我们不取,但他以为卫宏集《毛诗》各家师说而著为文字,有一定道理,可能就是《后汉书》说卫宏作《序》的意思。曹氏认为《毛传》初行时无《序》,理由是:“‘羔羊之皮,素丝五纥’,《毛传》谓:‘古者素丝以英裘,不失其制,大夫羔裘以居。’其说如此而已,而《序》云:‘在位皆节俭正直,德如羔羊,且以退食为节俭。’其说起于康成,毛无此意也。‘维鹊有巢,维鸠居之’,《毛传》谓:‘鸠不自为巢,居鹊之成巢。’其说如此而已,而《序》云:‘德如鸤鸠,乃可以配焉。’‘君子偕老,副笄六珈’,《毛传》云:‘能与君子偕老,乃宜居尊位,服盛服。’而《序》云:‘故陈人君之德,服饰之盛,宜与君子偕老。’则与《传》意先后颠倒矣。《序》若出于毛,亦安得自相违戾如此。”②

曹氏谓此引各句,《毛传》与《序》不相合,然观《羔羊》句,《毛传》称“素丝以英裘,不失其制”,已寓节俭之意。故孔《疏》说:“毛以为召南大夫皆正直节俭,言用羔羊之皮以为裘,缝杀得制,素丝为英饰,其纥数有五。”并非不合《序》。又如《鹊巢》诗,其首章言:“维鹊有巢,有鸠居之。之子于归,百两御之。”下二章亦然。是此诗主旨写女子出嫁,而以鹊有巢为喻君有室,出嫁女子能居之,故《毛传》称“鸠不自为巢,居鹊之成巢”。那么出嫁女子是谁呢?《毛传》于下句解为:“诸侯之子嫁于诸侯,送御皆百乘。”此说已明,是全诗写诸侯之女出嫁,如鸠往居鹊巢,故《序》言:“《鹊巢》,夫人之德也。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,夫人起家而居有之,德如鸤鸠,乃可以配焉。”据孔《疏》,鸤鸠本有均一之德,伺其子,旦从下而上,暮从下而上,平均如一。故《诗》特以鸤鸠为喻,已含均一之德意思。此外,曹氏所举《序》言,乃后序之一句,若要探讨《毛传》是否与《序》相合,应举《序》之首句,而此《序》首句乃“夫人之德也”。

① 《清经解续编》本,清光绪十四年刊本。

② 《经义考》卷九十九引,清光绪二十三年浙江书局刊本。

自唐成伯瑜以来,后儒多同意其倡《诗序》首句之说,若此,则曹氏引《后序》以责毛公,似亦难服人。曹所举《君子偕老》例亦然。诗首章云:“君子偕老,副笄六珈。委委佗佗,如山如河,象服是宜。子之不淑,云如之何?”据此章所言,是以君夫人能与君子偕老,其德应“委委佗佗,如山如河,象服是宜。”如若不然,所谓“子之不淑,云如之何?”《毛传》据《诗》辞训诂,亦以“副笄六珈”解为后夫人之首饰,其与《序》说:“刺卫夫人也”,不能说不合。孔《疏》说:“毛以为,言夫人能与君子俱至於老者,首服副饰而著衡笄,以六珈玉为之饰,既服此服,其行委委然,行可委曲,佗佗然,其德平易,如山之无不容,如河之无不润。德能如是,以象骨饰服而著之,是为得宜。此子之德,与服相称以此。可谓不善,云如之何乎? 言其宜善也。今之夫人何以不善而为淫乱,不能与君子偕老乎?”孔颖达此解应是符合《毛传》之意的。

最可证明者,《诗序》多有在卫宏之前者,如《柏舟》,《诗序》说:“《柏舟》,言仁而不遇也。卫顷公之时,仁人不遇,小人在侧。”是以此诗写仁人不遇的忧伤。但自刘向《列女传》记为卫宣夫人守节之诗,宋朱熹遂弃《序》从《列女传》以为是“妇人不得于其夫,故以柏舟自比”。如果《诗序》作于卫宏,则西汉人不得用仁人、小人之义矣。但我们看到即刘向在上封事引此诗“忧心悄悄,愠於群小”说:“小人成群,诚足愠也。”正与《小序》相合,此证《列女传》引诗可能并非刘向本意。又其《说苑》引此诗后说:“《诗》云:‘我心匪石,不可转也;我心匪席,不可卷也。’言不失已也。能不失已,然后可与济难矣,此士君子之所以越众也。”亦与《序》称仁人、小人之义合。刘向之前,西汉初贾谊《新书·容经》亦引此诗,说:“夫有威而可畏,谓之威,有仪而可象,谓之文。富不可为量,多不可为数。故《诗》曰:‘威仪棣棣,不可选也。’棣棣,富也;不可选,众也。言接君臣上下、父子兄弟、内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。”亦无关妇人,而切合《诗序》。又《孔丛子·记义》载:“孔子读《诗》及《小雅》,喟然而叹曰:‘吾于《周南》《召南》,见周道之所以盛也;于《柏舟》,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。”《孔丛子》后世疑为伪书,然其所记事迹往往与古书合,故今人以为其材料渊源有自,不能全作伪书看。即以此条材料论,其记孔子评论《柏舟》,与《孟子·尽心下》以此诗论孔子颇相合。《孟子·尽心下》载:“貉稽曰:稽大不理于口。孟子曰:无伤也,士憎兹多口。《诗》云:‘忧心悄悄,愠于群小’,孔子也。”观西汉及西汉以前对此诗的引用、评论,皆与《诗序》合,若说《诗序》要到东汉卫宏始作,则无可解释这些材料。

《毛诗》中序与传相合的尚多,有的竟与后人所说的续序也相合,如《桃夭》即是。《桃夭》小序曰:“《桃夭》,后妃之所致也。不妬忌,则男女以正,婚姻以时,国无鳏民也。”据后人的说法,“后妃之所致也”当为首序,其余为续序,但诗中“宜其室家”句毛传说:“宜,以有室家无踰时者。”其义正与续序的“男女以正,婚姻以时,国无鳏民”相合。这是传与续序相合的例子。其二、三章“有蕡其实”“其叶蓁蓁”句,毛传分别解为:“非但有华色,又有妇德”“有色有德,形体至盛也”,与首序“后妃之所致”亦相合。这首诗中,毛传与首序、续序均相合,则又令人对后人的续序说法,有所疑虑了。

综观《毛诗》,《传》多合《序》,偶有不合者,但亦不违。如《兔罝》,《序》言“后妃之化也。《关雎》之化行,则莫不好德,贤人众多也”。此诗《毛传》诂训与传皆未有与《序》切合之辞,但此诗言“赳赳武夫,公侯干城”,其意甚明,故《传》不须明言也。又如《樛木》,《序》言:“后妃逮下。言能逮下,而无嫉妒之心焉。”《传》似未有言“逮下”及“无嫉妒”之词,但此诗《毛传》标“兴”,则须与《毛传》标“兴”之解《诗》特征结合以求。按,《毛诗》首标“兴”以解《诗》,其特征是先通训诂,再论时事。它首先将“兴”标出来,并且具体到某一句,这是因为自孔子之后,兴得太远,何为兴,如何兴,学子已不知,故须揭明。然仅一兴字不够,还须辅以序,说明《诗》所论的时事,是故“兴”须与《序》合观。故知《毛传》乃综合并总结了孔门论诗方法,并加以学术化。故凡标“兴”之《诗》,皆须分外留意,须与《序》结合以观《诗》。此一点,余将撰专文讨论。

二、国史所作说讨论

宋人还有一种说法,以为《诗序》是国史所

作。此说见于程颐《二程语录》,其称:“安节问:‘小序何人所作?’曰:‘但看《大序》,即可见矣。《序》中分明言“国史明乎得失之迹”,如非国史,则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?使当时无《小序》,虽圣人亦辨不得。’”按,此说显受《诗大序》影响,以为《诗序》当为国之史官所作。《诗大序》说:“至于王道衰,礼义废,政教失,国异政,家殊俗,《变风》《变雅》作矣。国史明乎得失之迹,伤人伦之废,哀刑政之苛,吟咏情性,以讽其上,达于事变,而怀其旧俗者也。”此段文字似有含混误解的地方,“吟咏情性”,一般都以为指诗人,但此句主语是国史,遂让人以为国史也是诗人。宋辅广《童子问·诗传纲领》因而说:“此节则言作诗之人耳,此义虽失,然其文势血脉固当及此也,先生辨其误明矣。然所谓说者欲盖其失,乃云国史紬绎诗人之情性而歌咏之,以风其上,则不唯文理不通者,何也?曰:《序》但云‘吟咏情性,以风其上’,其意只是言作诗之人耳,初不曾言紬绎诗人之情性也。今乃云然,故以为文理不通。”辅广认为“吟咏情性”只能是指诗人而言,国史不可能紬绎诗人情性而歌咏之。辅广这段话当是针对孔颖达《正义》所说。按,孔颖达《正义》说:“上既言变诗之作,此又说作变之由。言国之史官,皆博闻强识之士,明晓于人君得失、善恶之迹,礼义废则人伦乱,政教失则法令酷,国史伤此人伦之废弃,哀此刑政之苛虐,哀伤之志,郁积于内,乃吟咏己之情性,以风刺其上,觊其改恶为善,所以作变诗也。国史者,《周官》大史、小史、外史、御史之等皆是也。此承变风、变雅之下,则兼据天子诸侯之史矣。得失之迹者,人君既往之所行也,明晓得失之迹,哀伤而咏情性者,诗人也,非史官也。《民劳》《常武》,公卿之作也,《黄鸟》《硕人》,国人之风,然则凡是臣民皆得风刺,不必要其国史所为。此文特言国史者,郑答张逸云:‘国史采众诗时,明其好恶,令瞽矇歌之,其无作主,皆国史主之,令可歌。’如此言,是由国史掌书,故托文史也。苟能制作文章,亦可谓之为史,不必要作史官。《駉》云:‘史克作是颂。’史官自有作诗者矣,不尽是史官为之也。言明其好恶,令瞽矇歌之,是国史选取善者,始付乐官也。言其无作主,国史主之,嫌其作者无名,国史不主之耳,其有作主,亦国史主之耳。人伦之废,即上礼义废也;刑政之苛,即上政教失也。动声曰吟,长言曰咏,作诗必歌,故言吟咏情性也。”《正义》此说的确有些前后矛盾。前段既说国史“吟咏己之情性,以风刺其上,觊其改恶为善,所以作变诗也”,则是以“变诗”出于国史所作,则国史即诗人,而吟咏情性,亦指诗人言。但下段孔颖达又说“明晓得失之迹,哀伤而咏情性者,诗人也,非史官也”,似与上段所说牴牾。

程子此说得到不少人的支持,如李樗说:“《诗序》必是当时人所传,国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。”①此说的依据是王安石所说:“世传以为言其义者子夏也,《诗》上及于文王、高宗、成汤,如《江有汜》之为美媵,《那》之为祀成汤、《殷武》之为祀高宗,方其作时无义以示后世,则虽孔子亦不可得,而知况子夏乎哉?”《江有汜》第一章云:“江有汜,之子于归,不我以。不我以,其后也悔。”从字面上看,写女子的自悔之辞,但《毛序》说:“美媵也。勤而无怨,嫡能悔过也。文王之时,江沱之间,有嫡不以其媵备数,媵遇劳而无怨,嫡亦自悔也。”的确,如果没有《毛序》,如何便知是美媵也。《毛传》解第一句,亦曰:“嫡能自悔也。”是据《序》而作《传》。对程颐的“国史”之说,朱熹表示反对,他说:“《周礼》:史官如太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,其职不过掌书,无掌诗者,不知‘明得失之迹’,却干国史甚事?”②以为国史之职掌书不掌诗,对此,明蒋悌生则提出相反意见,说:“古者史掌书,矇诵诗,朱《传》据此以明国史二字之失,固为允当。然细推之,史掌文书,则凡文书皆当属史氏所掌。意者,采诗之时,皆总诸国史,条其篇类,明其义理,然后传授瞽矇,使诵于王之左右,不然,则矇乃无目之人,若非他人相而诏之,又何从知其条类义理而诵之邪?”③诚如蒋悌生所说,史籍载史官掌书,其“书”当是大概念,观《周礼》所记史

① 《经义考》卷九十九引,清光绪二十三年浙江书局刊本。

② 《渊鉴斋朱子全书》卷三十五《诗》“狡童”条,清康熙五十二年刊本。

③ 《经义考》卷九十九引,又见《五经蠡测》卷三《毛诗·小序辩说》,《通志堂经解》本,第 16 册。

官有大史、小史、御史、外史等,所职掌涵盖典章制度、典籍文书、朝会礼仪,甚或占卜预算,不能据“史掌书”一语就说史官不掌《诗》。前引孔颖达《诗序·正义》,虽对国史是否诗人上,前後有矛盾,但他引郑玄说“国史采众诗时,明其好恶,令瞽矇歌之,其无作主,皆国史主之,令可歌”,则国史亦掌诗,朱熹称国史掌书不掌诗,是不对的。就以上材料看,《诗序》作者诸说,其实是以国史说最早,因为最有依据的子夏说也源自郑玄,而国史说则《大序》已明言之。《大序》尽管有争议,但产生在郑玄之前是没有问题的。《诗大序》代表了汉人的意见,也是《毛诗》的意见,如果《诗序》如郑玄所说是子夏所传,为什么《诗序》中一点也不没有反映呢?甚至也没有反映孔子的意见,而都是从王道、礼义、教化论,的确像是国史的口吻。

但是这种说法仍有疑惑。如果是国史作《序》,那这国史是何时的国史呢?《诗》三百一十一篇,上自周初,下至春秋中,其间六百余年,一《诗经》之《序》,是多少国史为之?若唐人《诗序》首句之说成立,观三百十一篇《诗序》首句,体例及解题语言基本相同,实在看不出经过了六百多年多少国史之手。且后儒所说国史作《序》,乃据周人礼乐教化制度而言,然至春秋时,周王已无此制度,其他诸侯国,更无此条件和能力,且其作《序》,如何服人?

以上是《诗序》作者的主要意见,也是影响较大的说法。至于王安石说诗人自制,以及郑樵称“村野妄人”所作,均未引起反响,故不须多辩。

A Discussion on the Author of *Mao's Prefaces to the Book of Songs*

Fu Gang

(*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*, *Peking University*, *Beijing* 100871, *China*)

Abstract: This article extends the discussion from the argum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udies related to *the Book of Songs*(《诗经》) about who was the author of *Mao's Prefaces to the Book of Songs*(《毛诗序》). The possible candidates in the long list included Confucius, Zixia (子夏), Mao Heng (毛亨), Mao Chang (毛苌), national history writers (国史), Wei Hong (卫宏) and various poets who contributed to *the Books of Songs*. Among these candidates, the view of Wei Hong as the real author was most influential. Through studying and organizing relevant materials from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ies on *the Book of Songs*, we find that neither the view of Wei Hong as the real author nor the view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writers as the real authors are believable. As for those so-called follow-up prefaces mentioned by our predecessors,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y should be concretely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. Some of the prefaces that were thought as follow-ups actually had their corresponding writings in *Mao's Commentary Notes on the Book of Songs* (《毛传》), and therefore they were not necessarily added by scholars of later generations.

Key words: *Mao's Prefaces to the Book of Songs* (《毛诗序》), *the Book of Songs*(《诗经》), Wei Hong (卫宏)

(责任编辑 管 琴)